

妖孽：女人的最高境界。爱自己，爱工作，甩得出让男人咋舌的薪水，弱小的男人表示友好和关心，对愚蠢的男人毫不留情地打击，对自己爱的那个……因材施教咯。

妖孽派 妖·派 秘笈

颜歌·楚玳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孽妖派秘笈

颜歌·楚玳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孽派秘笈/颜歌,楚玳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8
ISBN 7-5086-0714-7

I. 妖… II. ①颜… ②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864 号

妖孽派秘笈

YAONIEPAI MIJI

著 者:颜 歌 楚 玳

特约策划:卢晓怡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北京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 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100600)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6.25 **插 页:**6 **字 数:**121 千字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6-0714-7/G·192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85322521 010-85322522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男人解剖大全



1. 不要以为他真的爱你,就算他真的爱你也不一定会娶你,就算他娶了你了,也不一定就不会爱上别的什么人。
2. 男人只想与你恋爱,对女人想嫁给他的想法都是又高兴又害怕。
3. 其实,就算不遇到你,他也会与其他的女人一见钟情。
4. 可爱的男人是被他的女朋友改造出来的。
5. 男人都不如女人坚强,因为他们不痛经。
6. 男人玩游戏或者看足球时多半语言系统衰竭,无论你对他说什么,他只说:哦。
7. 别相信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他一定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可怕爱好。
8. 不成功的男人讨论如何追女人和赚钱,成功的男人讨论如何甩掉女人和赚更多的钱。
9. 如果有一个男人英俊高大聪慧多金温柔体贴又爱你……他一定不会爱你,至少不可能只爱你。
10. 男人就像鞋子,新的总是磨脚,等到不磨脚了,款式就过时了。

1 妖孽派守则

常葶

5 恋战

22 过境之流

穿高跟鞋是正经事 39

59 妖孽修炼指南

春菲天

雪国 63

水晶不闪光 81

莲花在你心中 101

117 妖孽的十宗罪

温白韵

谁是谁的，永夜 121

妖艳红，清凉花 125

135 斯时馥年

最后还是牡丹美 147

157 妖孽分手教程

陈点

161 风过殇途

半点不留痕 178

185 南国正芳春

205 男生解剖大全

◀ 目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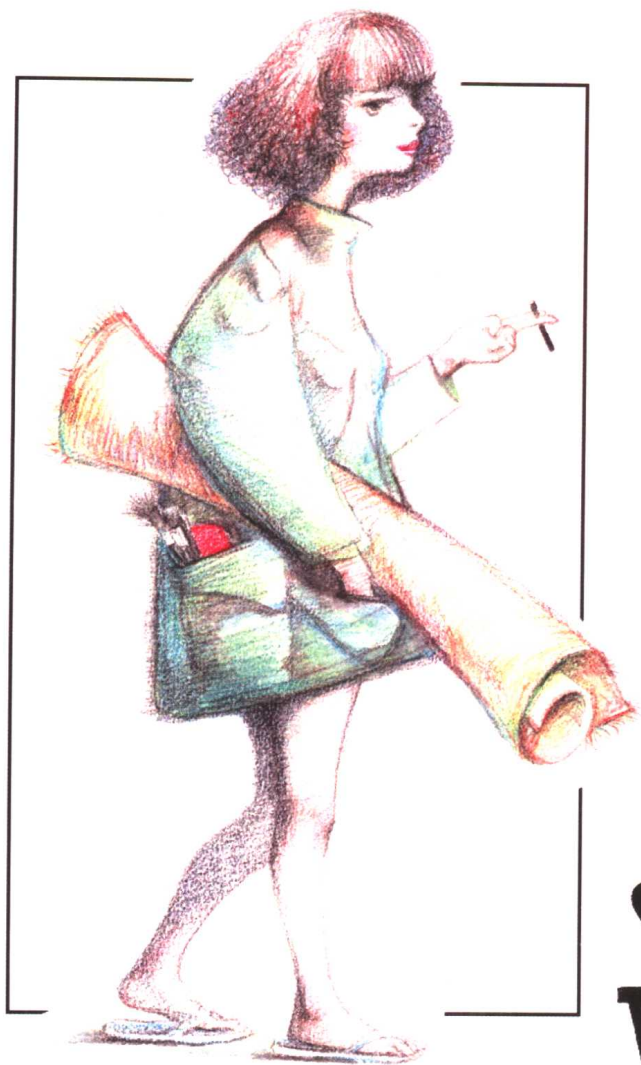


妖孽派守则



1. 视男人为宠物,但是不要以为它是你一个人的,他其实只爱骨头,并且常常饥饿。
2. 即使你已和某人情牵一线,也不要同追你的男人一刀两断,因为不系保险走钢丝真的很危险。
3. 如果你比你的男人聪明,让他觉得你比他笨。如果你比你的男人笨,让自己觉得你比他聪明。
4. 不要带你的男人去逛街,他会败坏你的品味和兴致。但记得带他的卡。
 5. 不要带你的男人去旅行,因为这妨碍艳遇。
6. 永远不要去问你的男人是不是不爱你了,如果他还爱你,你就不会想要问。
 7. 不要把发嗲的冲动误认为是发嗲的才能。
8. 不要对你的男人说我爱你或者谈论旧情人,因为这些都会记录在案。
 9. 不要和你的男人留影或者写情书,如果已经有了,请保留在自己的手里,且不要忘记底片。
10.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恋爱指南,如果你一定要相信。请熟记本《妖孽派守则》。

A
♠



♥
A

A



A

恋 战

5

恋爱如战争，每一个女孩都是从恋情中长大。眉来眼去，勾心斗角，机关算尽的一场剧。张子危是这样的男人，似乎软弱到心疼，但却狡猾到可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哪种女人是可以在一起的，哪种女人是只能暧昧的，清清楚楚写在记事本中。但看不破的，是女人自己，输了，还以为，输的是初次的恋爱，而不是他的自私任性。

他才华横溢，永远都有学生气，让你以为他握你的手就是真的爱你。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男人，永远都长不大，能有的只是一场误会。他只能帮你长大，帮你明白，恋爱什么也不是，让你学会如何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在小酒馆一场英国木偶表演会上遇见常葶那年，她大学三年级。刘海又浓又密，因为角膜炎，戴着黑色塑料边框眼镜，卷发，穿格子衬衣和牛仔裤，站板凳上用相机拍台上的表演，神情专注如同某一种小兽，满屋五光十色花枝招展的女孩，我独独看中她。

后来别人介绍说这是常葶，美院油画系大三的。她看见我笑一笑，伸手过来同我握手，指尖纤细且冰，让我一凉。就这样认识了。

一起出去逛过几次街，女人的友谊永远是在各大商场商铺中发展而来，常葶砍价功夫一流，毫不手软，一个下午下来，收获颇丰。后来我们去“半打水”喝水，常葶坐我对面歪着头玩自己的手指，刚刚二十出头，青葱一般新鲜的面庞，她突然问我说，你爱过什么人吗。

我不由地笑，凶猛如常葶，她连提问也是如此单刀直入。

不等我回答，她问我说，你说，若是你爱一个人，爱了很久，却依然得不到他，你会怎样。

她用了“得不到”这样暴烈的词语，我便不由微笑了。

是年，女孩常葶生猛鲜活，听着摇滚乐往画布上甩色彩，陷入人生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我行我素惯了，难免措手不及，她明明知道自己是得不到的，但是，就像野兽一般，张牙舞爪，非要背水一战。

常葶给我打电话，讲到张子危，她说，真是混战。

我同意。恋爱如战场，稍有闪失，人财两失。

站在美院前门就可以直接看见后门，宿舍在左边，教学楼在右边，一个空荡荡的大操场，荡过来的每一个人都熟得不好意思去打招呼。徐喧说，美院就是一个小型养猪厂，从附中到大学，就是那么几个人一路读上来，慢慢膘肥体壮，谁是种猪谁是肉猪一目了然，毫无新意，让人无聊得想要尖叫。

他坐在常葶对面的桌子上，一双长腿几乎翘到她脸上，他问她说常小姐，下午我们去哪里消磨时间啊。

常葶埋头看书，对他毫不理会——男人就是这样，若是他已经黏上了你，那么最好就不要理他，你越是不理他，他就越黏你。

从附高一年级开始算起，她认识徐喧六年，徐喧追了她六年，到现在，已经追到他都不好意思再表白，不过徐喧不着急——美院那么小，朋友圈子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有主的都有主了，常葶不是他的，还能是谁的——想到这里，他干脆从桌子上跳下来，把一张脸凑到常葶面前，无比娇媚无比娇媚地问她说，姐姐，今天下午你到底想去哪里啊。

常葶暗暗在心里翻一个白眼，骂徐喧白痴，他们两个已经彼此熟悉到连对方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知道，他还奢望她能脑袋突然被闪电打到然后答应做他女朋友吗，一边想，一边抬起头，对徐喧一笑说，我不知道啊，随便你——

在心中念一声阿弥陀佛，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失手，买卖不成，仁义也是要在的。

那么，徐暄说，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老土！常葶在心里面皱了一千个眉毛，然后说，好啊，我要看动画片——在合适的时候表现幼稚是让男人不会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白痴的不二法门。

他们去看《千与千寻》，在电影院门口居然遇见张子危，他穿一件米色毛衣，头发又长了一点，方芳在他身边挽着他的手，专注地吃一个香草冰淇淋。徐暄跑上去用力打了他一拳：你们是什么时候从贵州死回来了？

我们昨天就回来了，张子危不紧不慢瞟他一眼，倒是你，死到哪里去了，家里乱得像战场一般，不知道又带了多少无辜少女回来摧残。

徐暄干笑两声，问他说，看电影啊。

方芳说是啊，《千与千寻》，看完了，好看。

于是常葶过去抢她冰淇淋来吃，她说来宝贝给我吃一口你的冰淇淋，你走了这么久我想死你了。

常葶在“半打水”里对我说到方芳，她说她很漂亮，漂亮得有点傻，不知道张子危怎么会和她在一起。

那么，你们算是情敌么？我试探着问她。

常葶一笑，她说怎么可能，我们是姐们儿，好得很呢。她说拜托，和心上人的女朋友闹得你死我活都是八十年代

的肥皂刷了,新时代女性要善于深入敌后,打好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

你还挺有心计。我笑着说。

她也笑了,吐了吐舌头,她说其实方芳说不定也知道我对张子危有那个意思,不过女人嘛,撕破脸对骂那是泼妇的行为,再说要是让男人看见,还不都吓跑了。她说着说着叹了口气,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谁让好男人越来越少,女人多不容易啊。

我不由失笑,眼前的常葶,一双眼睛在太阳下面黑白分明,无辜地噘起嘴巴,一脸找人撒娇的架势,然后就开始和我讲起男人女人的故事了。

或许就是这样,可能男人会在关于事业的奋斗中长大,不过女人却总是从关于爱情的奋斗中开始成长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从附高念上来的,一群朋友里他们几个关系特别好,连租的房子也在一起,徐喧和张子危、方芳分享一个一套二的公寓,常葶住他们对面。

常葶坚持独居,难以忍受回家以后也要接受别人气场的干扰,或者大夏天裸睡还要心惊胆战怕隔壁的人突然推门进来,或者早上起来憋着一肚子起床气和人抢厕所之类的鸟事。

他们这栋居民楼是早年的建筑了,修在美院旁边,大半给美院的学生租了去,低头抬头都是熟人,兴起开个 party

也是闹得锣鼓喧天，简直就是一大公害。

最大的公害自然是自封油画系第一黄金王老五的徐喧，一副世家公子的派头，活脱脱一个派对动物。张子危他们从贵州采风回来，他自然又要开派对，啤酒白酒搬上楼，然后所有的好事之徒都来了，穿内衣者喝酒，离家最远者喝酒，斗地主失败者喝酒，拒绝回答隐私盘问者喝酒，不喝酒者喝酒，庆祝国庆喝酒，庆祝离国庆十三天喝酒——徐喧永远都能想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点子，反正就是喝酒喝酒，最后大家喝高了一起大声唱歌，或者红着眼睛谈艺术，最后横七竖八在客厅尸体般睡下了事。

那天常葶喝得很多，到厕所里面吐了，外面群魔乱舞，一阵阵怪叫让她额头隐隐作痛。猛然有人递来一杯水，抬头看是张子危，他皱着眉毛看她。

知道自己不能喝酒就少喝点，跟着徐喧那个没长脑袋的发疯，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他低声数落她，一边说，一边伸手给她拍背，她想说什么，却一阵恶心上来又埋下头去吐了，边吐边想，完了完了，这下听天由命了——但凡在心上人面前出洋相的女人都只能听天由命，他如果心情好觉得你是可爱，他如果心情不好认为你可恶，你就玩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只能哭着装可怜，再可恶再神经的女人，一哭就显得可爱了，再麻木再钢筋的男人，看见女人哭都要心跳一下——常葶刚刚这么想完，就哭了。

果然，张子危的手抖了一下，他轻轻叹口气，他说常葶

你老是这么倔,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就是这个死脾气,害死自己了都不知道,连哭都要喝醉了才肯哭。

常葶一句话不说,安安静静地流着眼泪,一口接一口地吐着。张子危站在她身边,端着水,一句话也不说,看着她吐。

突然又冲进来一个人,是设计系的袁晋谨,见马桶被占,就去趴在浴缸边吐,张子危走过去给他拍背,边拍边骂他说少爷你这一吐我们家以后谁还敢洗澡啊。

袁晋谨一边吐一边贫嘴,他说现代社会,谁还用浴缸洗澡,无非也就是你不能和方芳洗鸳鸯浴了。

常葶听见他说这个,突然又是一阵恶心,趴下去,狂吐了起来。

11

虽然一直是附高同学,但是常葶却在一个破天荒小的学校中破天荒地到高二才认识张子危。说起来,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美院附中念高中的,入学考试的时候分在一个考场,居然没有碰过面。

那一年她记得是徐暄过生日,非要她送礼物给他,常葶自己画了一张画给他送去。到了酒吧,只见里面闹哄哄的都是人,五光十色红男绿女。她一惊就下意识想要往外退,突然一个男孩拉住她叫她名字,他说常葶,你来啦,快进去吧。他不由分说拉着她向角落里的小包间走去,一双手又大又稳,骨节分明,天生就应该是画画的,比常葶高一个头,

瘦，平头，空荡荡穿着一件深蓝色酒红格子的衬衣，眼睛不大，脸上很干净，常葶一迷糊，莫名其妙地，就跟他走了。

后来知道他了，叫作张子危，学的是国画。

张子危转学油画把国画系老师气得哭天抢地，那一年常葶父亲过世，母亲给她留下一笔生活费后远嫁大洋彼岸。常葶从奔丧的火车上下来时是徐喧和张子危来接的她，徐喧一把走过来揽她的肩膀，他说常葶，从此以后，你还有我。不要哭。

其实就是那样，男人往往喜欢自以为是，觉得他们应该是女人的保护者。其实常葶根本没有哭。她本来没有哭，但抬头看见张子危站在旁边看着她，一看见他的眼睛，她居然就，哭了。

徐喧一把把她抱在怀里，抱得她全身发痛，他说常葶你不要怕，还有我，有我在，你就不要怕。

徐喧就是这样，或者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有时候他们对你好，只是因为他们是想给，根本就不问你要不要，你要的人，到底是不是他。

那一年常葶十九岁，大学一年级，神情恍惚，眼神朦胧，在徐喧怀里，侧过头，动也不动，看着张子危。

她什么也看不清，因此并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看她。

恋爱大多甚至不是一对一的单挑，而是一群人的社交舞。你握住他的手时，不说什么，那么音乐一变他